

94882 國的情況之下生產力的發展已遇着嚴重的桎梏。帝國主義者已把我國剝削到奄奄一息的境地。所以在未能發達生產事業前，而專責學校去造就生產人才，其結果必愈使失業者增衆，而中國之社會的經濟問題，亦絕不能得到滿意的解決。因而，當前的急務，首先須打倒帝國主義的列強，爭取我民族的獨立，并依照我國的實際情況，建立一適宜的政治制度。這時，生產技術的提高，已爲全社會所需要，在極短的期間即能獲得飛躍的發展。於是充滿着快樂，欣喜，博愛的真正「文明社會」便到了，但是如何能衝破此難關而渡到光明的快樂園？唯一針對社會癥結的方策，即「實施政治教育」，使民衆認清誰是他的敵人，並知道應該建立何種形式的與人民有利益的制度。

國的情況之下生產力的發展已遇着嚴重的桎梏。帝國主義者已把我國剝削到奄奄一息的境地。所以在未能發達生產事業前，而專責學校去造就生產人才，其結果必愈使失業者增衆，而中國之社會的經濟問題，亦絕不能得到滿意的解決。因而，當前的急務，首先須打倒帝國主義的列強，爭取我民族的獨立，并依照我國的實際情況，建立一適宜的政治制度。這時，生產技術的提高，已爲全社會所需要，在極短的期間即能獲得飛躍的發展。於是充滿着快樂，欣喜，博愛的真正「文明社會」便到了，但是如何能衝破此難關而渡到光明的快樂園？唯一針對社會

我們初一看，好似羅氏於這報告上已把中國大學教育的缺陷和應改進的地方，是能毫無遺漏的說出。其實，羅氏所說的，祇不過是屬於該問題的外表上的討論，而於問題的實際的基本方面，毫無涉及。教育是社會的意識形態之一種。故任何國家的教育制度，一定是由該國的政治制度相適應的。而政治制度之存在又是適應於經濟組織的存在的。

教育固然能促進社會之發展，但我們要使教育能實現這功能，勢必在教育有健全的組織基礎時纔可。然而無疑的，有了健全的經濟組織，纔能建立健全的政治制度；有了健全的政治制度，纔能建立健全的教育制度。

讀中國大學教育之危機

戴介民

中央大學校長羅家倫氏，於一月十五日，中央紀念週時報告，題爲「中國大學教育之危機」。我們讀了羅氏的報告後，覺得有幾句補充的話要說的。

試看中國目前情形：言經濟，受著國際帝國主義經濟之不斷的侵略，除了發生破產，恐慌等外，始終不會建立一種比較確定的經濟組織起來；言政治，外則受帝國主義的壓迫和侵略，內則內亂迭起，政治的不安，是日甚一日。在此種情形之下，不僅教育，任何的社會組織，都要陷於無辦法的狀況中。

羅氏首先說中國大學教育的缺點是：（一）基礎教育太壞，（二）大學本身課程組織不甚適合實際需求，（三）設備感覺到不充分，（四）感受師資人選的困難。次說改進中國大學教育的最急切的辦法是：（一）基本教育應嚴格辦理，（二）辦理大學應有確切的方針，（三）要集中人

據此，可知中國大學教育的缺陷，決不會像羅氏所說的這樣簡單；改進中國大學教育的辦法，亦不會像羅氏所說的這樣易便。

羅氏於第一點基礎教育問題上，僅說：『這幾年來國內中學大部

分實在辦得很有缺陷。而大學直接與中學相聯接，因之也受到很密切

的影響。」如果照羅氏的說話，則辦中學教育的人，亦可把中學教育辦不好的責任，諉諸於辦小學教育的人的身上。各階段的教育的聯鎖關係，是正如教育與政治經濟等的聯鎖關係一樣。經濟政治的不好，自然會影響到教育；而教育不好，也會影響到經濟與政治。即小學教育的不好，固然會影響到中學與大學教育；然大學教育的不好，亦何嘗不會影響到中學教育與小學教育？故我以為中國教育的不好，是整個的教育問題，不是局部的某階段的教育問題。

第二，中國大學本身課程組織不甚適合實際需求，固然是實際問題。但試問在這樣政治混亂狀態下，各大學均各自為政，有何方法可使大學本身課程會適合實際需求？至於設備問題，更明顯的是與國家的經濟政治問題有密切的關係的。在目前中國財政這樣支絀的情形下，政府當然不能可以拿出大量的錢來充實大學的設備。即令能拿出而在此賄賂公行與大學校長的地位要隨政治的轉變而轉變的局勢下，誰敢擔保能把中國大學於設備方面能實際的充實起來。

說到大學的師資問題，在此中國目前社會不甚需要專門研究的人才的狀況下，一般有志研究學問的青年，一待大學畢業或留學回來，即把從前研究的志願完全丟開，或終身作個為教書匠的大學教授，或者改入政界或實業界而去作大富翁之夢。這點，亦分明與整體的社會問題有關的。

中國的大學教育既然是整個的教育問題，同時又是中國目前最

嚴重的社會問題之一種，於是我們想改進牠，當然不會像羅氏所說的這樣便利和簡單了。

羅氏最先提出基本教育應嚴格辦理。他說：「尤其是中學，因為基礎不好，補救實在困難。政府對於各公私立中學也應嚴加考核。去年實行會考以後，各大學入學考試的成績就比較好一些，這也是一個很顯明的證據。同時，大學對於新生的錄取，也應嚴加選擇……所以我主張第一步中學嚴格辦理，第二步大學嚴格考錄新生。」中國目前中學能

嚴格辦理的，未始沒有。可是這些學校畢業出來的學生，其程度未必是怎樣好，未必能符合我們教育的希望。中國目前大學，嚴格考錄新生的，亦未始是沒有。但這嚴格考錄新生的大學所畢業的學生，亦多是只能在社會上混混，甚至以他們的知識做他們作惡的工具。這些都是事實問題，人人所熟知的。

第二，關於辦理大學應有確切的方針一點，羅氏則說：「分別認清學術的本體和環境的需要，使課程的組織成為精密而有機體的。既定以後，就須嚴格執行，不以虛聲相尚，不求名目好聽，務使對於民族生存問題發生密切的連鎖。如是大家把課程的對象和意義認清楚了，不但可以助長學術的發展，並且可以使學的人也知道努力的方向。」中國目前這樣不斷的受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也絲毫不會把死睡着的四萬萬人的民族意識提高起來，而羅氏希望用大學課程的改組來提高民族意識，這未免是太把教育的效能看得過高吧！